魔魅時刻

瀛苑副刊

張大春在趭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間趫曾經質疑趭伊索寓言趫在故事結尾的「寓意」，經常和他自己讀到的不同。他說：「就像北風和太陽的故事，北風使勁吹，旅行者卻把衣服抓得更緊，北風更加用力，旅行者反而又加了一件衣服。而太陽慢慢散發熱力，愈發強烈，最終旅行者終於受不了，把衣服脫光跳到河　游泳去了。」而寓意部分則說：「溫和的說服往往比粗暴的力量來得有效。」張大春認為，太陽難道不比北風粗暴嗎？倘若設定的比賽方式是看誰能讓旅行者加件衣服，那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否就得說成：「粗暴的力量往往比溫和的說服來得有效？」

先不論張大春在此想談的是寓言的多向指涉性或寓言的符徵與符旨間存在的複雜互動和變動，我想到的僅僅是我的小小人生。世界上大多數人的一生都是平凡一般（當然，每個人也往往自認自己的人生是最特別精采的），但時常也冒出一連串有趣且不正常的事情，最常見的便是出現在我們腦海　，那鬼魅且變幻無窮的「想像」。《拔一根頭髮，在幻想的森林中漫步》這本書列舉了一百零一種情景，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幻想與哲理的小遊戲，例如在腦中削一顆蘋果、稱讚一位陌生女人很美，或是尋找一種藍色的食物。從這些小實驗中，無論是想像或實際動身操作，也許都能為我們貧乏的日子添加樂趣，點綴人生。很多想法在這一念之間，往往是轉折的出口，往往是這般耐人尋味，這種抽象流動的意識，就像棒球的魔術數字般，令人迷惑、興奮。

想像是一虛幻的城，生活畢竟是現實的存有，當兩者結合攪拌，牽引出的何嘗不是另一方天地？因為心底總有一個小小的聲音，會在軟弱的時刻發出勇敢的訊息，那時我總想，人生不過走這麼一遭，勇敢一些又何妨。坐在利加德湖濱披著一件白雲裳，有那麼一刻，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天涯海角」。那魔魅卻又平靜的體會，是經歷也是想像。我們不過沙塵一粒，隨時間的風吹散、老去，但這一段段富饒人生卻因為有了想像，竟使我們創造寓言世界，看見真義。